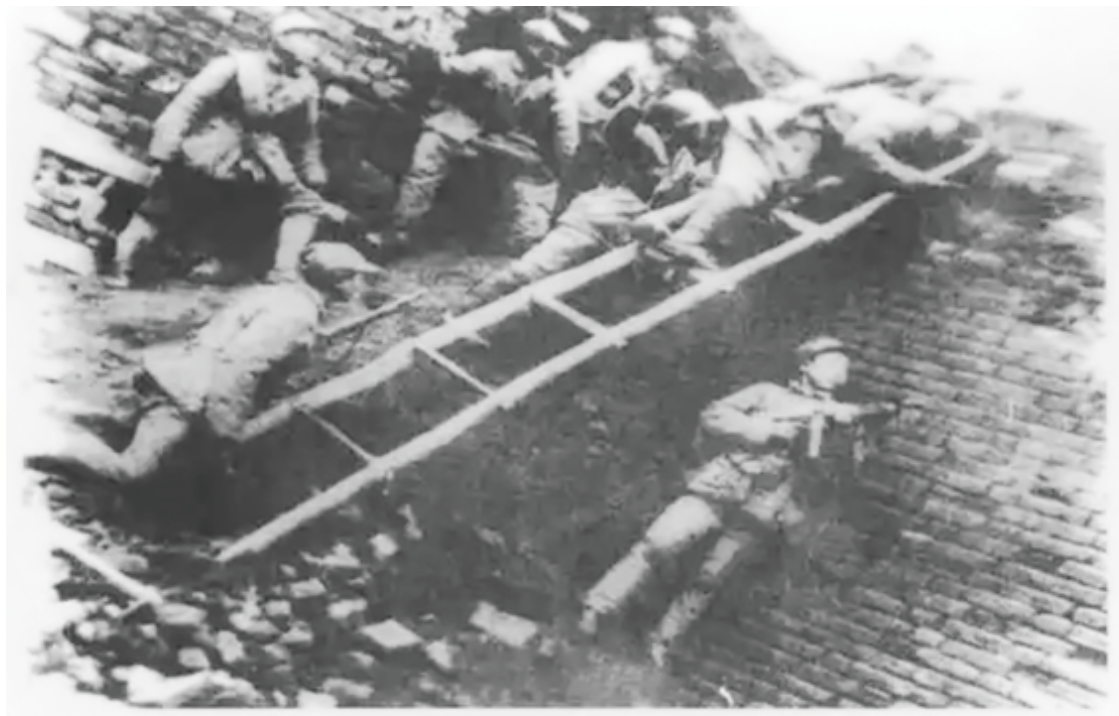




粘文焕和战友将伤员初和光送回家，得知谭秀玲牺牲的消息，战士们发誓要为烈士们报仇。经过100多公里的急行军，部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，警备旅等胶东部队在大泽山地区坚持战斗，迎接大反攻的到来。莱阳战役中，粘文焕参加了前线救护队。攻破莱阳城后，我军组成突击队，在攻克暗堡的过程中，于班长牺牲了。



进入大反攻夺下莱阳城



我军攻上莱阳城垣。

突击队争夺城关 于班长壮烈牺牲

1947年11月底，我胶东解放区保卫战进入最后阶段。我东线兵团主力，不顾连续作战的疲乏，昼夜兼程，挥师北上，直指已陷于孤立的胶东重镇——莱阳城。敌人占据莱阳后，把这个胶东腹地的最大县城作为其主要堡垒，在城墙和四关修筑工事，设置明碉暗堡，构成密集交叉的火力网。城内驻有国民党军的一个加强团并美式榴弹炮连，胶东各地恶霸地主还乡团也大量逃入该城，守敌万余人。为歼灭胶东内的残敌，巩固我后方基地，我胶东兵团决心发起莱阳战役，围歼莱阳守敌，并调动敌人来援，寻机歼灭。战役前夕，于班长申请回到了前线战斗部队，我知道他是为谭秀玲等烈士们报仇去的。

12月4日黄昏，莱阳战役打响，一场激烈的城关争夺战开始了。战火照亮漆黑的夜空，我军无数英勇战士的身影在闪动、跳跃、冲杀，枪声、炮声、喊杀声震撼了整个莱阳城。同时，由青岛北援之敌也遭到我阻援部队的迎头痛击。我参加了前线救护队，部队打到哪里，我们就救护到哪里。战斗持续到第五天，解放军扫清了外围据点。9日凌晨，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，我攻城部队勇猛扑向城垣。霞光漫天时，我军攻破了莱阳城防，残敌全部退入城隍庙核心阵地负隅顽抗。

城隍庙坐落在城东北角，是一座飞檐峭拔的大型建筑。背靠北城墙，东临大水塘，工事构筑坚固复杂，外壕相互贯穿，设有暗堡，火力严密。地堡内储存大量粮弹，挖有水井。窜到这里的，大部分是血债累累的还乡团等亡命之徒，与胶东人民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妄图凭借坚固工事死守待援。我军先后对城隍庙核心阵地发动了两次攻击，均未能奏效，敌人气焰十分嚣张。我军组成突击队，坚决消灭这股顽敌。于班长和谭洪福都参加了突击队。

13日凌晨，总攻开始，炮声隆隆，城隍庙淹没在一片火海中。我军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猛冲上去。于班长冲在最前面。突然，他扑倒在地，又猛地站了起来，向敌人的壕沟冲去，拼力扔出了炸药包，“轰！”壕沟被炸陷，暗堡里的敌人被活埋。我军一个个突击连，源源不断地冲进据点，顽抗的敌人终于被歼灭。

“于班长，于班长。”我一边呼唤着，一边撕开他的棉衣，用毛巾堵住他流血的胸膛。于班长坐在被他炸毁的暗堡上，靠着我的肩膀。他已经说不出话来，苍白的脸上却挂着微笑。他用手吃力地在腰间摸索着，取下一双崭新的布鞋。这布鞋是厚实的黑布面，鞋底纳得密密的，厚厚的。这是谭秀玲她们做的呀，班长一直没舍得穿。“班长，你看，红旗。”我们的军旗在敌人的阵地上高高飘扬，我们的战士在欢呼着胜利。“班长，我们胜利了，谭秀玲烈士们的仇报了。”于班长带着微笑离去了，我默默地为他穿上那双新布鞋，厚厚的，正合脚。7000余名优秀的胶东子弟兵血洒疆场，几万胶东老百姓舍命支援，莱阳城又回到了人民手中。

送初和光回家 得知小谭牺牲噩耗

逃离了敌人的追击，再往前走就是初格庄了，我们把初和光送回了家。“人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”初和光父亲连连说道。初和光母亲一边哭一边扶他躺下。“家里就我们老两口，和光他弟、妹白天先去后山躲了，晚上才敢回来。”初和光父亲说。“还乡团抓军属，还给国民党抓壮丁。杀人、逼债，无恶不做。

把咱村长绑走了，不知是死是活。”“是哩，谭家店还乡团最恶，把村长用铡刀铡了，把妇救会长用火烧死了。”担架队员说。“你说啥？小谭？谭主任？谭秀玲？”于班长着急地问道。“是哩。俺就是谭家店村的。这些地主恶霸还乡团，他们把谭主任绑在村口的大槐树上，用刺槐打，用针扎，逼她说出藏好的军

粮和其他党员干部的下落，谭主任一个字也没有说。还大骂他们是土匪、强盗，说共产党、解放军会替她报仇的。最后，他们点燃柴草把谭主任活活烧死了，还逼着村民去看，说这就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下场。”“共产党、解放军一定会替他们报仇的，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！”指导员说，“一定替他们报仇！”

急行百余公里 冲出敌包围圈

这天夜里，部队急行军没有停下来。李军医上气不接下气，我也是气喘吁吁，磕磕绊绊的。

“别掉队，小粘抓住我的腰带！同志们，冲出去就是胜利！”于指导员说。天快亮的时候，部队才停下来。“快抓紧吃点东西，一会儿还要行军。”我这才想起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。我接过于指导员递过来的大军用水壶咕咕地喝起来，胡乱地向嘴里填着混合面饼子。“来，水。”于指导员双手捧在一起，我把水壶里的水倒进去，她立刻掬在脸上，洗了一把。

旭日东升，霞光满天。我们这支疲惫却革命信念坚定的队伍

正迎着朝阳前进。指导员、李军医和我走在队伍最前列。经过100多公里的急行军，我们冲出了包围圈。平度、莱阳、烟台等城市相继陷落，形势非常严峻。但我们粉碎了敌人围歼我们，企图把我们赶到海里喂鱼的妄想，保存了有生力量。上级命令我们警备旅等胶东部队在大泽山地区坚持战斗，迎接大反攻的到来。

一天傍晚，我看见于指导员向山上走去。我和班长不放心，跟了过去。在一个小山包上，指导员停了下来。夕阳西下，晚霞如血。“于学民——于学民——于学民——”指导员大声呼唤。这是胶东的风俗，指导员在为丈

夫招魂。“学民听到了，一定听到了。”她说。我又一次看到她那明亮的大眼睛里溢满了泪花。

秋高气爽，正是家乡莱阳梨成熟的季节。黄绿色的梨子一片片、一簇簇压弯了枝头。胶东屋脊的山风吹来，芳香四溢。我们打出胶东的主力部队，如今又踏上家乡的土地。谭洪福他们打回来了。

“同志们，我们坚持战斗两个月，把敌人死死拖在胶东半岛，有力地配合了我们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作战。胶河战役胜利结束，共歼敌35000余人，我军已转入反攻！”于指导员举着战报兴奋地说。